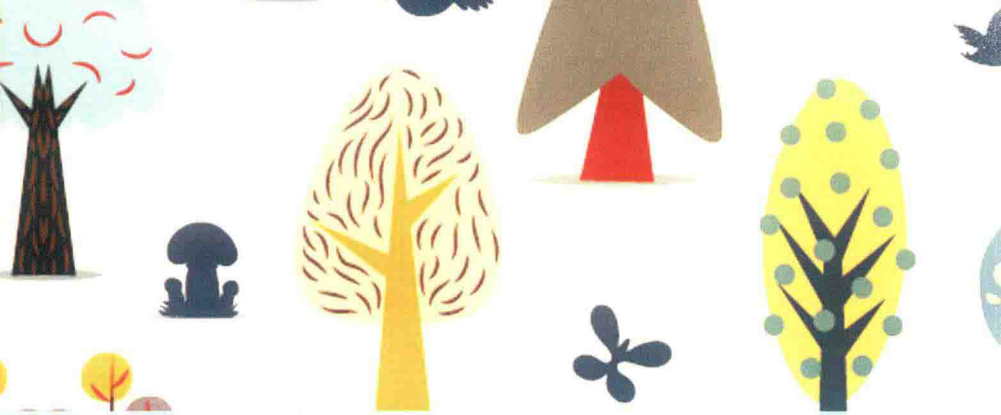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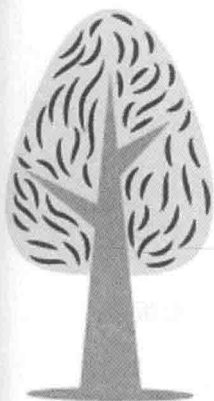
刘子檀 © 著

送给妈妈的歌^上

如果能让生命充满爱,你只有用自己的爱去启发更多的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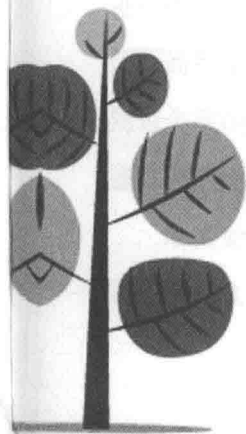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刘子檀 ◎ 著

送给妈妈的歌

上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送给妈妈的歌：全2册 / 刘子檀著. —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
2018. 4

ISBN 978-7-5183-2009-7

I. ①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1483号

送给妈妈的歌 (上下册)

刘子檀 著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)

网 址：www.petropub.com

编辑部：(010) 64523607 图书营销中心：(010) 64523633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晨旭印刷厂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开本：1/32 印张：15

字数：265千字

定 价：38.00元 (上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发现·发觉·发掘

用“听”发现

小时候，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——听故事。

人对于故事，似乎生来便有着极度的热衷，同样是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很少有人能捧着一本堪比砖头的哲学辞典细细品读，可却有很多人能捧着一本童话读上一整天。而人们摄入故事的方式，便是通过带有特定含义的字句，进行拼图式摄入——甚至有很多人必须读出声才能进行阅读，而每个人在默读的时候都会在大脑中幻听一般“听”到每个字的读音（请不要妄图了解从未听到过声音的人自言自语是什么样的）。

最初始得到信息的方式是触觉，继而有了视觉、听觉，认识文字，自然也多半是先从“听”开始的。儿童的

大脑，尚未定型，可塑性高，但也代表了不确定性及不稳定性，就像逐步被冰冻的水，在冻结之前，随时可以改变自身形态，或被加入一些其他东西。

只能初步听到声音的我，便在这童话声中，渐渐发现了比“成长”更具成长性的一种成长。

用“读”发觉

在这不确定的时段里，恰恰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年龄。这一点，从梦境上便可看出，儿时，思维活跃且极少有限界，梦境多且多变，醒来后，通常仍能记得梦境中所有细节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梦却渐渐少了，且醒来多半并不会记得梦的内容，只能在短时间里记得自己好像做过一个梦。

相对应，视觉上的阅读也开始觉醒。阅读的过程，便由半自动的接受变作了全自动的接收。

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，或者可以称之为“儿童时期”，比较贴合与接近这一时期的一种文体，便是童话。

读到童话的我，自是欣喜若狂，即使仍没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，至少我们做出了努力。

用“写”发掘

唯一遗憾的，便是，即使创作者的童心保持得再好，终究已然不是儿童，创作动机也不再纯正，而多是借机映射，或是创作些似是而非的作品，像是白水中加了方糖，再甜，也不是那种味道了，至于孩童，眼界于手法的欠缺几乎注定了作品的水平，幼稚与成熟，想象力与阅历，就如同初学者拿到高阶魔方，必定是顾此失彼的。

人体有多少潜力？也许是无限，也许，只是将从前的自己吓一跳。

为了什么而写作？

名、利？

信念、理想？

为了快乐或者抒发感情？

又或者，完全没有目的，只是单纯的想写？

只要写作，便一定有其目的，如同爱一样，不管是否发觉，是否了解，是否承认，必定有它的原因。然而，若是带着目的去写作，那便只能算是有目的的，而不能说有原因了。

或许，初心并不是第一念想的那个，而是应该真正坚持的那个。



上册

- 旋转木马 / 1
- 宁静 / 4
- 艰难抉择 / 7
- 世界的边缘 / 13
- 花瓶 / 18
- 羽化 / 21
- 金丝雀 / 24
- 有一种力量，让我泪流满面 / 27
- 突围 / 31
- 安琪罗斯夫人的晚宴 / 45
- 位 / 51
- 必然趋势 / 54
- 被束缚的梦境 / 55

幻觉	/ 66
网罗	/ 69
生虫	/ 72
狗刨蚯蚓	/ 77
兔子与老鹰	/ 80
饥饿	/ 83
公平待遇	/ 88
放我出去	/ 91
神经病	/ 94
鹿	/ 100
再生	/ 103
有苦难言	/ 108
风筝猫	/ 114
北极的冬天	/ 119
翻腾	/ 124
大地的假发	/ 129
连珠网	/ 132
边境险境	/ 137
盘古外传	/ 141
照片	/ 144
春华秋实	/ 149

- 白狐狸 / 154
- 劝善 / 159
- 迟来的雨 / 176
- 挣扎 / 180
- 美与丑 / 183
- 蝉鸣曲 / 186
- 破壳而出 / 189
- 虔诚的信徒 / 193
-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/ 197
- 重生 / 200
- 跳跃的魅力 / 204
- 冬虫夏草 / 207
- 伞下的蚊子 / 210
- 来自天堂的笑声 / 213

下册

- 根雕小鹿 / 217
- 石头的祝福 / 220
- 站起来 / 224

- 候鸟南迁 / 227
- 冰天雪地 / 231
- 萝卜的视角 / 235
- 石熊公园 / 238
- 泥人的山路 / 243
- 金蛋 / 246
- 鱼，鱼 / 249
- 一只口是心非的猫 / 253
- 马戏团里没有狼 / 257
- 小兔子，大兔子 / 260
- 慈悲杀手 / 265
- 欺骗的季节 / 269
- 一只苍蝇的旅行 / 273
- 寓言童话两则 / 279
- 谁更痛 / 281
- 美中见丑，丑中观美 / 284
- 漏斗 / 286
- 三只青蛙 / 290
- 月上小虫 / 292
- 富翁与蝴蝶 / 295
- 神铁锤 / 299

怪斧头	/ 315
麻雀和老鹰换翅之后	/ 326
谋谋的大衣	/ 333
两个乞丐	/ 336
五毒开会（剧本）	/ 344
鸟	/ 355
电脑里的秋千（节选）	/ 358
小鸟和水	/ 361
我是松鼠	/ 363
银杏仙子	/ 365
奥斯本三条忠告	/ 367
小兔树	/ 370
动物运动会	/ 373
蚂蚁飞飞	/ 375
电视一家的争吵	/ 377
小老鼠的漂流瓶	/ 379
小猫闹集市	/ 381
小虎强强——神秘的山洞	/ 382
小狐聪聪盗宝记	/ 384
两只小兔	/ 386
放风筝	/ 388

小马与灰狼	/ 390
两只小猫	/ 391
西瓜虫汽车	/ 393
玩具店大狂欢	/ 394
文具的争吵	/ 395
如果我是一朵荷花	/ 397
未来的机器人	/ 398
青蛙跳出井里以后	/ 400
小鹿欢欢的故事	/ 401
梦之战	/ 402
睡梦得宝记	/ 404
瓜子王国	/ 406
会走的闹钟	/ 419
福娃历险记	/ 428



旋转木马

“喂！等等！你们怎么跑得这么快！”他不明白。

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无法逃离后，就只能每天像驴子一样不停转着圈飞跑，身前身后都是同样受难的同伴们，可他们谁也不与他搭一句话，也没有谁停下来等等他。

突然，同伴们骤然停住，他感觉内腹一沉，迎着夕阳，精神却恍惚了，只觉得要撞到前面的同伴了，但终于没撞上。

“梦魇！永远醒不过来的梦魇，”一边比他略靠后一点儿的同伴却是表现得镇定得多，“不，永不止息，永不疲倦。”

一片树叶，悄然落下，覆盖住他的左眼。

“你们看！是生命！”
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不！他还活着！”
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他奔跑起来，向着那永远不会到达的希望，夕阳一次

次在眼前掠过，却带不起一丝波澜。

“正因为永远无法到达，才是希望啊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承认……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正如他的脚步愈来愈慢一般，直到完全停住，不久又重新开始。

“我要脱离！”他嘶吼着。

“不，你跑不出去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宿命。”

他一阵无力，却依然竭尽全力地跑着。

夕阳在他眼中缓缓消失，每一次出现，都比之前更加黯淡，形状也渐渐不再完整，只是仍散出暗黄色的光晕。

“好美。”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丝迷醉。

“是啊，太阳在刚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在落下了。”

“自始至终，我们一直在欣赏。”

“可他至始至终从没有属于过我们。”

“事实上他也并不属于任何人。”

“可我们还是共享了他，不是吗？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是长时间的沉默。

身躯，随着风势的波动上下跃动着。夕阳，留下最后的惊鸿一瞥。

“该停了呢。”

“一切，还会继续的。”

“但不是现在。”

“嘿，林克，”旋转木马售票员安德鲁，按着伙伴的肩膀，语气充满了欢悦，“今天可算赚大了！”

“小子，有点出息好么，”林克拍着安德鲁的手，“看看这些木马，好像有一个坏掉了，一直在乱晃，快来修一下，明天是休息日，人估计比今天还多呢。”

“来了！”安德鲁匆忙抓起工具箱。此刻的安德鲁，还在为了晚餐而努力，似乎没意识到，他人生最大的转机，即将来临。



宁静

随手关掉了录音机，安德鲁悄悄蹬掉鞋子，轻松地靠到了老板椅的靠背上，将双手枕着脑后，摆出了一个舒适的表情，在办公桌的掩护之下，没有谁会发现他脱掉了鞋子。

“天呐，真让人厌倦！”安德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抛了枚硬币，反面，于是他又抛了一次。

安琪罗斯大学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，所谓的数学教授职位，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小小的研究员，不但剥夺了他的很多休息时间，还要处理一大堆无意义却又无法避免的人际关系，他已经很久都没有真的安静下来研究数学了——这简直要了他的命，他坚信数学能揭示一切，所以之前在各处打工的时候都没有懈怠。

“知了，知了！”窗外本该是一片静谧，可一周之前，安娜导师便以学校过于沉寂为由，给学校进购了一批知了，放生在了丛林中。

“我的老天！”安德鲁蹬上鞋，难得地请了一下午

假，决定出去走走。

街道比安琪罗斯大学里的林荫道还要空旷，正午的大街，除了刚买到新香水的贵妇人，便只剩下辛苦了一上午的劳动者，此刻都不分贵贱地挤在路边摊上大吃特吃。

安德鲁攥紧了口袋里的拳头，翻着白眼，试图计算该以多大的毅力来阻止唾液的分泌。

“伙计！加勺盐怎么样！”

“老板，麻烦来碗玉米羹！”

偏偏鸟雀比人还多，啾啾唧唧个不停。安德鲁操起石子去打，石子命中了一块绷起的塑料布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炸响，而安德鲁，这个始作俑者，却是埋起头落荒而逃了。

“先生，要听演奏么？”

“嗯？”安德鲁只顾着奔逃，直到感觉有个人在叫他，才茫然地停住脚步，抬头看着——不，应该说低头看着眼前人。

眼前人一袭旧衣，却十分整洁，肩头扛着一把略有些残缺，整体还算整洁的小提琴，屈起左腿，靠着墙坐在地上，不远处放着一顶精致到让人嫉妒的礼帽，礼帽里放着些零钱，而安德鲁，刚才便是差一点踩到那顶礼帽。

安德鲁收脚站定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然到了地